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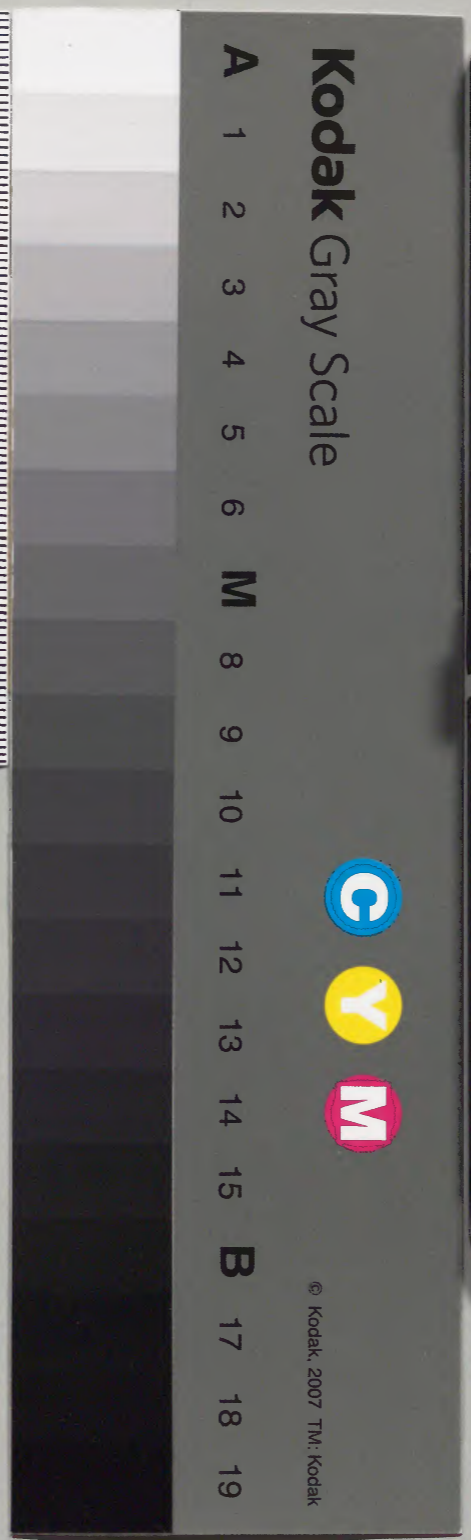
20
18

東 京 圖 書 館			
二〇	五	六	正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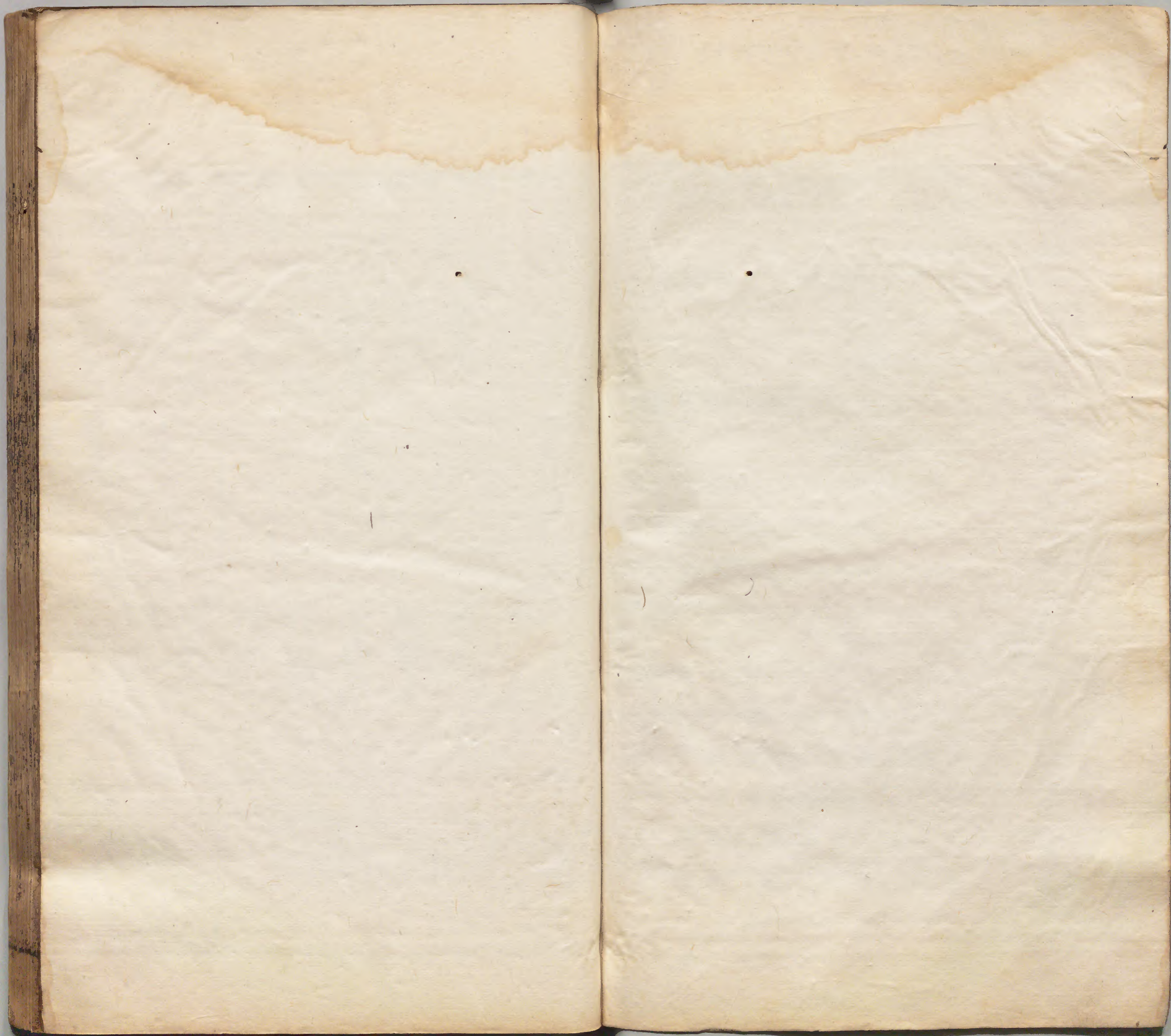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九	
		一	四	
二〇	九	九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内閣文庫			
三〇		五	漢
函		九	
一	二〇	五	書
架	冊	七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57
冊數	20 (17)
函號	32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武勸
列傳第五十七



胡穎

杜稜

程靈洗子文奉

陸子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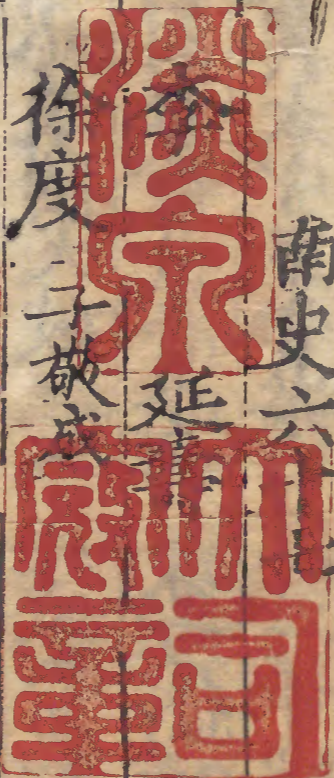
駱文牙

徐世譜

荀朗

魯恭達 弟恭達

南史六十七



周鐵武 淺草文庫

沈恪

錢道戢

孫瑒

周敷

周昞

蕭摩訶子世廉

南史卷六十七

任忠

樊毅弟猛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穎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穎為巴丘令鎮大阜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武帝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穎率府內驍勇隨侯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武帝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齊官謚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伺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為事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交趾乃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守武帝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覆亡間行東歸武帝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

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
即位累遷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天嘉
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
以度代瑱為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為侍中中軍大將軍
文帝崩度預顧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
位司空薨贈太尉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
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
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繫二
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為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

年為巴州刺史

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

以父憂去職尋起

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五年除

吳興太守隨都督

比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

乘金翅自歐陽引埭

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

繁梁湖下淮剋淮陰

鹽城三郡仍進剋鬱州進號壯

武將軍鎮胸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

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謚曰忠子敬嗣

杜稜字雄威吳郡錢唐人也少落泊不為時知頗涉書傳

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

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

侯景平後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武帝謀誅
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武帝懼其泄已乃
以手中絞稜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
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
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
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楊尹未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
帝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
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分與蔡景
歷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
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楊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

大元年解君量置佐史給秩大建元元年出為吳興太守二
年徵為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
軍四年復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
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于官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凱真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語音俗侂重齋力過人便馬槊事梁
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之亂
梁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武功最
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斬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奈
何殺壯士僧辯竒其言宥之遂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武

從僧辯剋任約獲宋子仙母戰有功元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朓仁平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陳武帝誅僧辯鐵武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武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武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陽頴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為琳所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武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武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三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廷子瑜嗣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

里便騎善游素為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縣歛聚徒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揚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賊王琳干

百尺川

南史列傳五十一 五
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
重寇臨川以靈洗為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
間遷中護軍出為都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
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
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
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
定定不獲濟江以其眾降因進攻剋周沔州禽其刺史裴
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
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眾亦以此
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
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
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
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同文
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弟
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
府限內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
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
領其眾起為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
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

軍往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昭
達遣文季共錢道戡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
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
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為杙柵水
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
剋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台仍隨明徹
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注
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
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為前鋒齊
軍深憚之謂為程彪以功除散騎常侍帶新安內史累遷

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為周所囚仍授
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執送長
安死于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
散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響龍襲封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
之為廣州兼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昵
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贲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
直後以嶺南勲除負外散騎侍郎仍令摠集宗從子弟侯
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
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

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
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使文帝還長城立柵
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
秦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
育來援長城文育至秦乃走及龕平文帝龍衣東揚州刺史
張彪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
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
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
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
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

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除
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
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
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主
即位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光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俊封氏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為
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
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
使領其部曲文帝嗣位子隆力戰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

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為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脩立城郭綏集夷夏其得人和號為稱職吏人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為弘農太守乃諱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為人所害子隆弟子十亦有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

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為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甌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都陽嗣王中兵參
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
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觀帝儀表知非
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從平杜
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
文牙母卒時兵荒至首人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
太建八年文牙累遷假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
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父脩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
名瑒少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為邵陵王

中兵參軍事太清之末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
討侯景也王琳為前軍琳與瑒親婭乃表薦為官都太守
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及陳武帝受
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為少府卿仍徙都督
郢州刺史摠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
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剋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
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歸陳天嘉元
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
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
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

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瑒之出為建安太守太建四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頗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謚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其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常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

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英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鑿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撫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遺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瑒二十一子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為主帥征伐蠻
蜒至世譜尤勇敢有旅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為荊州刺史
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負外散
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
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
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
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
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恒為軍鋒
景平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荆門世譜鎮馬
頭岸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

護軍將軍魏剋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為侍
中左衛將軍陳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
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入永
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即位歷特進右光祿大夫以疾
失明謝病不朝卒謚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為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
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
咸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眾以討賊為事梁內史始
興蕃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擁護之
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

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怒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杖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帝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禽孝頃等敷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北丘襲敷敷大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敷因與周迪黃法氈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酋帥並顧戀巢窟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詔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超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吳明徹攻破迪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給敷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謚曰脫子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剋時都下饑朗

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及魏剋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爲左衛將軍第魯爲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儻有文武幹略禎明中爲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弘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

敦煌二郡太守

周昺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昺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爲侯陳武帝踐祚王琳擁據上流昺以州從之後爲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爲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並誅其渠帥

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員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為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員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員為江北道大都督摠統眾軍以討龍昇斬之蓋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賊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

者甚眾招集晉熙等五部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武帝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來攻鬱口諸鎮悉達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乘達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武帝帝見之

喜曰來何遲也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達雖杖氣任
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才與之賞會文帝即
位遷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遭疾卒謚孝侯子覽
嗣弟廣達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
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為多仕梁為
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眾保新
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
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
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貞外散騎常侍陳武受禪授東

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為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
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
真口見皎舟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
達憤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
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
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
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人便之及
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申二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
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岷大破之斬其數城主張元範進克
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一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

周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眾入淮為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剋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領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征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上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曰餘兵苦戰不息會

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太朝淪覆遺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之滅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

莽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方窮父子俱死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為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及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

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鈺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

縣伯尋進爲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
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
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
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
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賊甚衆及周
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鑠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
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鑠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
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
奮髯曰塞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
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

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
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
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今被圍逼慙實無地且步軍
旣多吾爲搃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
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
旦達淮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
於殿內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
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
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

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為
皇太子妃會隋摠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授
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齊江襲
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
弼懸軍深入壘漸未堅出兵掩襲必剋又不許及將出戰
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
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
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眾軍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
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
眾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初謂未戰將輕
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
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
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摠管楊牙韓洪具明黃昕張默言
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
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
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
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
燒北掖門而入具明禽摩訶以送弼弼以刀臨頸詞色不
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
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

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設
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荅賀若弼曰
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
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長
者至於臨戎對元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
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
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
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
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
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
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殮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
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
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
及長譎詭多計略旅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
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
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佐龍討景將王貴顯於
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輒命忠與主帥梅
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陷旋
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為巴陵大

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討巴湘
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
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
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
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舉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
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遂北至東關仍剋其東西二
城進軍蘄譙竝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剋霍州以功授
貞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
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爲左
衛將軍遷平南將軍兩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
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主嗣位進
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
信郡公出爲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
朱雀門後王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
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
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
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度江
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
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
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泐流赴援此良

計矣後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顛作一打
忠叩頭苦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
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曰官好位無所用力後
主與之金兩膝為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
當具舟楫就上流眾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
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
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
之仍引擒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
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
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

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禁屍云無所用力與
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刺
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
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
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歿毅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
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復為梁興太守領三州
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
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
千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眾乃定焉以功封

莫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為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
郡兵赴援會魏剋江陵為後梁所俘久之遁歸陳武帝受
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
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大建初為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
為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
齊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
城與周人相抗霖兩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
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三
年為荊州刺史後主即位改封逍遙郡公入為侍中護軍
將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表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

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
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
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毅弟猛字智武幼倣儻有幹略
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
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平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
為湘州刺史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
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
斬於船中盡收其舩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
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為侯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
於沌口為王琳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

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道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之濟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奔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以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貧與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獲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任忠與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有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若領獲全亦為幸也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李

延壽

趙知禮

蔡景歷子徵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贈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

嘉靖十一年刊

南史列傳五十八

茅湾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
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位散騎常侍
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為伯王琳平授吳州
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
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戶侍郎父
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
學善尺牘工草隸為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
嗣王會理通謀臣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
客游京口侯景平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

歷對使人荅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
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吳興
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
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
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即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
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
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
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武帝崩時外
有強寇文帝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
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

敘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為祕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裕依倚景歷權前後姦諛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囚之獲宥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吳明徹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

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為指麾可定景歷稱節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惡其沮眾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為豫章內史未行而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賊汚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一取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為征南都陽王諮議數日遷貞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

魏辛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時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自見之性更名字焉陳武帝為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遷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書不宮領直

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七戶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樞五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曰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五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眾近一萬位望既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二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權免禎明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岡敕

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
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臣陳宗戚屬及
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間無不對然性
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
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
案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故拜訖即
追還徵不脩康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
言無會日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戶部儀曹
郎輔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宮學士
宗二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

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
爲主簿陳武帝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
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
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襄賊汚狼籍遣使就清斂魚又令
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吳興太守武
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恭等驕蹇放橫元饒案
奏比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吏
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紓正多所裨益
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
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

尚書曰卒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
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搃角容貌美麗狀似婦
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
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
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射頗有膽
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未嘗離左
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
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
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聞之軍人擾

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
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事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
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
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
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
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爲右衛將軍文
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
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
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
帝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

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

華皎晉陵旣陽人也世爲小史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
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
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深
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
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
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
平以功進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
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
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

廣州以觀時主意帝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
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
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
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
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
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
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
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
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
宰守並爲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

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
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度步趣巴陵
巴陵城已爲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
黨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
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
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
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
時兵亂後朝儀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
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

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避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
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
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
不對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
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
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
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礼案梁昭明
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
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京歷江德
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

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
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經若言公
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
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
士議謝歧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
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
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闕成服今
謂梓宮靈柩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
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
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
近官反鳴王紆青與平士只異左丞旣推以山陵事愚意
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去只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
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
紙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權
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
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爲中書舍
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
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
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
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歧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歧少機警好學仕
梁為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
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歧監郡知後事彪敗陳
武帝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歧
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
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孝
為通儒

喜字伯武柴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
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
與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

為領直喜為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
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
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為請周冢宰字
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
王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諮
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
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宣帝以訪喜喜
即條自古名賢社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
稱善文帝崩廢帝冲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
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

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
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宣帝
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
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
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
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
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
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
封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遣負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
墓田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
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
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為淮左新平
邊人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
長之術也上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
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
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
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
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
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太

平遂銜之即位後稍見踈遠及被始興王傷創愈置酒引
江搃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
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
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搃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
阻我懽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力負氣吾欲
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
旨傅縶爭之曰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
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
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
兵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

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
道卒有集十卷子處冲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
時位少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著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
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詞深見
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
侯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摠集士卒脩
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戶尚書天嘉六
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荆州迎柩
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

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太建中歷位太子詹
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埋女為皇太子妃賜爵瑋縣侯
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
能位儻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
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瑨蕭
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口才辯善談
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君
理弟志邁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况
中散大夫山才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績績弟維並欽重
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
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禽歐陽顛計畫多
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
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
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
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
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
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

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
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
殆優平字高權重為戮亦其宜也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
功殷百歲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師知送往多
闕見已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
毛喜及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
所以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

李

延壽

沈炯

盧荔 弟寄

傅緯 章華

顧野王 蕭濟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
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戶侍
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
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
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
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

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為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巳思鄉之意曰臣聞

橋山鉅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杲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撫膺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丞明見厭嚴助東歸馮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地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

日便與王克竺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
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
去詔荅曰當此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
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
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
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
吳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
驗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
伯闡候太常味僮僮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僮甚異之

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
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
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
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
揚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
勒之于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
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
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
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貞陽

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蒞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初蒞母隨蒞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朝夕營訪蒞性沈密少

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

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

寶應蒞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蒞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蒞以禁中非私居之所

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

頌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

老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兒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

所執蒞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

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海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

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

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

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兩殿前往有雜色寶珠梁

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
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
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真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
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譽為會稽太守寄為中記室領郡
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
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
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
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
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
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

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
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
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荆通說韓信曰相君之
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轡驕
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
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
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
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
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濟其部曲寄乃
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盧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

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
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
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
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
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
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亂哉將軍
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旌誓衆抗威
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
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
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

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以從將軍運動微之鑿從折
衝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
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
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
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
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與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
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雷士惜之寄雖疾侵老毛及言
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
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

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壁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居強江外誰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勅力勤王豈不勳高竇朝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墳潘

純陀李孝欽歐陽頡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曾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譽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哀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

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宵旰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顛顯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申偃兵一遵詔言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

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獎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飴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_三拜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甄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戕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

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
至秩滿裁暮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
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
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
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
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傅綽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綽幼聰敏七
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
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
剡史蕭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綽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

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
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綽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深
言之文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
如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
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為
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
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
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
制衡軸而綽益踈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綽下獄綽素

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
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
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
曳綺繡厩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人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
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繇對曰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宦者
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緯雖強直有才而毒
心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
祭酬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璽筆華
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
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頔
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頔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
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
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
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諂佞邪升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隋軍壓
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
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
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
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
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
篇長而編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
字無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
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
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畫賢時人稱為二絕及
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
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已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

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
陷逃奔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大建中為太子率更
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為黃門侍郎光祿卿
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
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
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
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
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
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
好李博通經史仕梁為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

侯陳文帝為會稽太守以濟為宜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
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祭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
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為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
位遇甚重祭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
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官所得供賜
皆回給祭兄弟為游孝之資祭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
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
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
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即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

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

授察原鄉令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
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
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
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
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
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
樂八佾之儻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經事
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
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

言汪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遂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祕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

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
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除貞外散騎
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
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
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坐
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
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
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
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偷鑿識沖虛
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
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
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
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為衡
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
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
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
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傳緯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
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直矣顧此樞託藝文蹈
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

列傳第六十

南史七十

循吏

李

延壽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嘉靖十年刊

南史列傳六十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
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
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
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
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
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
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重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庶
蕃自心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
以六其督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
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
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
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
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
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
構及末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
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菽粟
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采綺
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

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
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甕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
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
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朞
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導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
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
長吏犯法封刀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
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焉都邑之盛士女昌
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糒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

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
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壇場大擾兵
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
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
聚斂侵擾黎氓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
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
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口具聽政求瘼
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
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
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

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馥為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採其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末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

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其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其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領晉征南將軍曾祖耽

造於河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之頗
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七年有集二班刺
史晚度之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不可施也高清
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今日碑忠
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碑之美誠
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
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
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
日碑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
于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此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

十二父使候同郡華子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
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
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
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
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虛種器南還一大鍾墜洛
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
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
弱今脩理城池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眾
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
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眾去驥亦委城南奔

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
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
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為青冀
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
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人所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兄坦
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文
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
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荅曰開
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
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
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
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在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
之居止接近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
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
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為長水校尉亦
誅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季龍司徒宋武帝
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竝以幹用見知武
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
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為竟陵太守恬

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
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息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
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
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
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
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
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
齊地連歲興兵百姓雕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
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
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

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永子
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
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
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
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
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
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
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省復為驍騎將軍
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為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
與安都合第聞時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

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阯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後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

循於石碣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李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碣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瑒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希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

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蕙慶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蕙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龍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微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卒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冊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

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
鄰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
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暗室前後所在官皆有風政為
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又帝深惜之曰景茂方
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
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七等上言宣威將軍陳
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廿盜止息彭城內史魏
恭子廉惜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公既久而彌固前宋縣令
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
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如褒賚以

勸于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
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宗宋末初中
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工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
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
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自凡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
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
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
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
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裁
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一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
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
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
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
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
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
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生公負外散騎侍郎父僧
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竝

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
丞丹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
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
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
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
言巨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竝著荀績時云諸
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
縣遷州近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
中為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

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闡慰晉平太
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
而不及談也沈字彥流京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今南平
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
可憇故吏為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
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
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
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到君章近在
閤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小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贖
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古禁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

之謂

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
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
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贖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
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贖之雖危言上
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
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
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
斂吏人為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
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

恤乃敕不給贈賻琰子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
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茲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
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平
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終於司農卿後翹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
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
示既而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翹
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云岐岐字景平
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
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
而死家許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荅郡乃移
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
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
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
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闔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
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
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
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

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二年明遣使還述魏欲
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
息人於事為便議者竝然之歧獨曰高潛既新得志何事
須和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小自疑當以貞陽易
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情其計中且彭城
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
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
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關前
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
城西立盟求遣石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
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於城中文武
喜躍異得解圍歧獨言於眾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
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南曲縣侯固辭不
受宣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
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
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
以原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邁甚原除太常丞尚書祠
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
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文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

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鑿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
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
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七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
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
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
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止此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
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
息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
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坊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
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必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

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
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
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
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荅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
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
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
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久轉正真郎出爲
巫目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
石心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鬻蛇膽
一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

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
息遂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
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
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導差得無事以毋老解
職除後軍將軍楮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
埃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
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
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
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
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六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
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
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楨卿可自
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乱豈可一日無公帝
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
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
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塩罌之貨或彊
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
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郛塩罌等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
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

者竟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酌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字恃勢激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嘗離家事皆以

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

曰不然人情凶凶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
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
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
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
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
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
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
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
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
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
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
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
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
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
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
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
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
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
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
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
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起家
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
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譽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
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
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
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
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
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
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游
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
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
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
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立師施亦廉
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置三倉庫券帖當時
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
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與明

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謙
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實蓋待之失節耳何
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
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
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三年
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
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
遷左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
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
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求明初爲江夏太守坐被
代輒去郡繫尚方項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
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
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已
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
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
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
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劾帝笑之曰朕
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
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終施
遷蒸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蚤

蚩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
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
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
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
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
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
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諡自公體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
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遠蒞王孫僕
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曠
足容板旛書爵里無曰不然旛表命數差可傳息自就輜
牀裝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
乃織細廢裝輜以篋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
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
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
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
食廉必曰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
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
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扇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踴面不知贖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亮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

魏人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接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

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毋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啜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遠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
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
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
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
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廐庫所
過若營家焉田秋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
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
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
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
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
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
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
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
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
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
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
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練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

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長兼南梁郡丞徙
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觀詣闕上封
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
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
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
淪湖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
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
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人其甚矣哉臣聞人為國本
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
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

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
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
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人自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
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
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
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
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
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
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
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訖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

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
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
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
安枕江東主慈臣恇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
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
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
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
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
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對
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

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
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鎰侍列如仙
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
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
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
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
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
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
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
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

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
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
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
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陲州郡不顧
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
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
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
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
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

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 殞戰場而名在叛目
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
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
皆空雖肆責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
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
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歛戶課薦
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徵欲矯俗則嚴科
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
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
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

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
負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
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
嚴清刻由來王侯執家出入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
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
彥暉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
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媿餉一早青瓜祖
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狗衆朝野憚之絕
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
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久先登不

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
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
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
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
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
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
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
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列傳第六十

南史列傳第六十

三十一

